



## 长假「把钱花光」计划

郭浩月

距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的时候,家里就开始商量出去玩的计划了。上初中的女儿喜欢参与这种讨论,本来嘛,做计划也是旅行的一部分,甚至比旅行本身还有意思。在讨论的时候,我灵光一现说了句:“不管去哪儿,都要把钱花光”,女儿听了这句话,立刻眼睛闪闪发光。

其实这个状况在暑假时就开始了,整整两个月,我们都开着车去多个城市玩。哪个城市热闹往哪儿去,曾经一周的时间,逛完了四个沿海城市,觉得这种属于年轻人的“特种兵旅游”也蛮有意思。看什么热门景点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路上,以及每天早晨醒来,在窗外投射进来的光线里分辨身处何处,这些都会带来陌生又开心的感受。

真是报复性出游。到了目的地,会按照软件提供的美食排行榜,去排名第一的餐馆,哪怕排上一个小时队的,也要亲自品味、体会一下,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四个字:名不虚传。上午会起个大早,找个适合看日出的地方,看朝阳跃出海面;下午会跟随车流,来到视野最好的地方,看夕阳沉入海底。至于中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,因为天气炎热,则躲在酒店里,该工作的工作,该写作业的写作业——玩归玩,事情还是不能耽误的。

老人以前经常教导说:“在家千日好,出外一时难”;老人又很多次叮嘱过“穷家富路”。本着“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”的精神,坚决执行出门在外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的原则,这个暑假体会了什么叫“赚钱如抽丝,花钱如流水”的感觉。十多岁的女儿已经有了经济意识,出来玩开心之余也会偶尔担心地问:“爸,咱们这么花钱,把钱都花完了怎么办?”我则简明扼要回答了两个字:“再挣!”

在社交媒体上,我看见不少人都抱有这样调侃似的接近于“日子不过了”的心态,有网友还就此写成了段子,得到众人的评论响应。这些段子让我想起自己进入中年前的年轻时代,那个时候就经常把自己花得“身无分文”,哪怕口袋里只剩下100块钱,也敢用90块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在街边饭馆吃酒,至于后边的日子怎么过,管他呢,反正租住的小房子里还有一小袋大米、大半袋快发芽的土豆,饿不死。

成家立业后,也不是没经历过“兜比脸还干净”的阶段,比如在交完房子的首付之后,比如终于把喜欢的车从4S店开回家之后,银行卡的数字已经接近于零,信用卡里的透支数字倒是不低。要说心里不紧张那是假的,但紧张一会儿过后也就忘记了,照常上班搬砖,努力干活挣钱,日子长得很,不要拘于眼前的一时困难,对生活要有美好向往,这样才有动力干活儿。

今年中秋、国庆节有8天假,虽然只比往年多了1天,但总感觉在假期长度上拉伸了不少。如此假期要珍惜,于是在制定长假“把钱花光”计划里,有了如下的规划:市区内有人文色彩的商业区,半个月未去的电影院,尚且还能预约到门票的博物馆……市区外几百公里处的海滩,秋季的海边民宿特别值得流连,一些罕有游客知道的深山无名景区,随便找一个便能打发一天,当然还有当地最受欢迎的餐厅,“每逢佳节胖三斤”的这个规矩不能破了。

过好一个假期,是一种“充电”方式,日常生活节奏里的紧张与焦虑,会因为假期的到来而被稀释不少。假期的意义在于,它无形中会清空人意识到的一些东西,与此同时,也会树立一些东西。一个完整的假期,是一次完整的“充放电循环”,在这个过程中,哪怕一不小心把钱花光了,也权当给自己“充电”了吧。

“丰盛的酒席已准备好,尊贵的客人却未来到,熟睡的女儿露出笑靥,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……”民谣歌手万晓利在歌里这么唱道。每次听到,我都把它当成一首“假期序曲”,这段歌词中的四句,每一句都挺好,当然最好的还是最后那句:“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。”

今年的夏天过得真是惬意。这倒不是因为天一甫热,我就与妻子和朋友一同到峨眉山金竹林避暑,更多的原因是我随身带的几本书,不经意间很契合避暑的心境。

金竹林海拔1300米,在峨眉山风景区半山腰。我们下榻的望月山庄位置极佳,居金竹林度假区中心,出门可近观天鹅湖,远眺峨眉山金顶。峨眉山从海拔480多米的成都平原拔地而起,最高峰万佛顶3099米,山势巍峨气象万千,百里峨眉有“一天过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之说。

避暑生活悠闲自在却散漫有序。晨起,趁太阳还在山那头,便出门快走3公里,早餐后一杯峨眉清茶一卷书消融半天,午睡后是聊天时段,与至亲好友天南海北神侃一通,或者搓几圈麻将,太阳下山就是散步时节。入夜或在山庄门厅望月,或再读读书。

我带的书比较杂,历史、传记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、哲学,古今中外都有。最不起眼,也最终让我中意的是清代张潮(1650—1709)的《幽梦影》。薄薄一本小册子,219则格言体,加上张潮文友们的评价,不过5万字。然而书卷展开,其丰厚的内涵、隽永的文辞让人不忍释卷。

张潮在30岁那年开写此书,穷十五年之力才

## 躲进书里觅清凉

雷健

完成。《幽梦影》是以格言语录形式写成的清言小品,是他对生活人事的内省和对自然的观察体验后的感悟,格言、箴言、韵语、警句,文辞幽默拔俗清警,处处透露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世风百态的哲思和品味。书成后受到文友的热评,再印时,张潮干脆将百余文友

的评论附在每则之后,创下评语间错书中的格式,很像当代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跟帖。难怪有出版社称此书是微博体。张潮生活在清顺治康熙时期,出身于门阀,家境优渥,才思卓异,风流慷慨。他的文友圈可谓阵容豪华:冒辟疆、王士禛、孔尚任、查士标、钱谦益、石涛、李渔、朱彝、蒲松龄……

《幽梦影》开篇第一则就与读书有关:“读经宜冬,其神专也;读史宜夏,其时久也;读诸子宜秋,其致别也;读诸集宜春,其机畅也。”显然是张潮作为一介文人的读书感悟。不用我解释,个中三昧还是读者自己去品味。

紧随其后的一则更有意思:“为月忧云,为书忧蠹,为花忧风雨,为才子佳人忧命薄,真是菩萨心肠。”这不正是生活中常见的吗?月怕云遮,书怕虫咬,花怕风吹雨打,红颜历来命薄。可是,遮云半月,旧书虫眼,残叶落花不也是另一种韵味吗?自然与

万物生长靠太阳。汉字中,凡是与太阳相关的字形,都具有极强的画面感。比如,这个与太阳有关的“杲”字即如此。

从日,当然指太阳;从木,指的是树林;日在木之上,显然指太阳从树林上方升起。整个字形所会意的正是日出东方的景象——“太阳升起在东方,大地一片光芒”。

那么,如果倒转一下,将太阳置于林木之下,是不是意味着日落西山呢?这就带出了“杳”字,依照字形加以会意,表示太阳落在了树林下。“杳,冥也。”太阳西沉,天色渐渐昏暗,周围景物随之退隐,表达的正是幽暗、消失的意涵。

“杲乎如登于天,杳乎如入于渊。”将“杲”与“杳”加以对比,情感上的巨大落差似乎多于大自然气象的变化。如果简单地用“杲”和“杳”分别代指“东方”和“西方”,是否可行呢?直观把握,也无违天文之理。可是,古圣先贤似乎不太愿意

## “登于天”还是“入于渊”——趣解汉字“杲”

沙水清

从日,指太阳;从仄,指人侧斜着身子走在狭窄的山崖间。细加会意,太阳弓身西斜的情景就赫然显现出来。“日极则仄,月满则亏。”不含淡淡哀愁和戚戚伤感而特指日落西山,“仄”透露的太阳西沉的气息似乎要平和得多。

“流霞俯阆苑,杲日升东蒙。”云霞流连,日升东方,好一派浩荡正气。“日辰孟添洒,烟消灶熟茶。”日落而憩,或小酌,或品茗,逍遥自在,人间本来无怨。如是,“杲”和“仄”携手指代“东”和“西”,一定很般配吧。

有意思的是,地处黄海之滨的江苏东台市,当地人称“吃东西”恰恰就叫“吃杲仄”。对于“东西”竟有这么古雅别致的指称,到底是秀才奇妙的灵感闪现,还是由大海壮阔景象所激发的生活启示呢?

生活中的趣味就这样在张潮的笔下流露。这让我联想起书中的另一则:“春雨如恩诏,夏雨如教书,秋雨如挽歌”,一言道尽四季之雨之旨趣。

避暑之际读到此书,真有醍醐灌顶之感。张潮的文友余怀在给《幽梦影》作序时说,“言人之所不能言,道人之所未经道。展味低徊,似餐帝浆沉湎,听钧天广乐,不知此身在下方尘世矣。”余公所言极是,读此超凡脱俗之书,犹如身在仙境,时常击节叫绝,腋下不由得升起一股清凉之风。

自然之中有各种虫声鸟鸣,张潮也为我们列出不同时令应听哪种自然之

声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;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风声,水际听欸乃声,方不虚此生耳。若恶少斥辱,悍妻詈骂,真不若耳聋也。”春鸟鸣叫清新,雪声寂静,月下箫声悠远,这种意境惟有静心体验方能品得三昧。有趣的是张潮把恶少悍妻声与这雅致之声联系起来。张迂庵的跟评更有意思:“可见对恶少、悍妻,尚不若日与禽虫周旋也。又曰:读此方知先生耳聋之妙。”本来是对生活情趣的感悟,突然间又冒出对恶少悍妻的厌恶,似乎有点突兀,细细一想,也就释然了,耳根要清静,当然要在大自然中寻觅。



生活中的情趣也是《幽梦影》的重要内容,比如这一则:“梅边之石宜古,松下之石宜拙,竹傍之石宜瘦,盆内之石宜巧。”这类生活中的小知识当然会平添很多情趣。

300多年前的张潮,将对生活和自然的感悟写下来,提炼人生感情之真谛,浓缩自然韵致之精华,在这酷热的夏季为我构建出一片静心滤尘的心境,清亮的书成全了今年的避暑,何夏之有?



文鸾乔醋作戏 潘岳虚嘴掠舌 乔醋 (设色纸本)朱刚

## 亲切甜美的声音

吴伦仲

金秋时节。那天,市教育台教师节专题节目正在进行。一阵热烈掌声把金老师请上台。金老师一声“曹同学”,站在台上的盲人曹同学顿时热泪盈眶:“金老师,是您的声音。”

上盲校,虽已过三十多年,可金老师对盲校学生和他无微不至的帮助,曹同学一直记在心里。他很聪明,通过电视台寻找金老师,以表达对金老师的感恩之心。“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。那么多的绿叶,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,不留一点缝隙。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,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……”当金老师饱含深情再次朗读起巴金的《鸟的天堂》时,曹同学激动地说:“那是金老师亲切甜美的声音。”台上的金老师风采不减当年,谁能料到她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。

人至中年的曹同学,国字脸,宽宽的额头,浓浓的眉毛。他现在空余时间还常常朗诵诗词散文,养生消遣。在盲校上课时金老师教的朗读课给他的印象极深。“巴金《鸟的天堂》,是亲近大自然的佳作。同学们可以通过朗读,感受浓郁的自然气息陪伴着你,青山绿水、水天一色使你心情舒畅。”金老师讲解着,富有诗意的朗读,把盲童带入幽静优美、别有洞天的鸟的天堂,感受自然界的美好。

曹同学是盲童,虽不知道金老师的样貌,但他也听到别人介绍过金老师的特征。她亲切柔和的声音,曹同学经常会在梦里听见。他回忆道:“那天要上朗读课,又恰遇华侨代表团来参访。要我朗读课文作表率,咋办?心里焦急得汗都出来了。我又不善于言语表达。”“曹同学,要像平时一样饱含深情地朗读。”金老师的鼓励给曹同学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。“一只画眉鸟飞了出来,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,又飞进树林,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,它的歌声真好听。”当曹同学将《鸟的天堂》朗读到这里时,课堂上响起热烈的掌声。“华侨和同学们的掌声,金老师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扬了我,这是何等自豪和光荣的事!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能感谢金老师。”

如今那鸟的天堂里,榕树早已枝繁叶茂,生命力顽强,庇护鸟儿一代又一代成长,鸟声如歌,在广袤的自然界回响。

说到节日,多浓烈,酒肉油腻,口腹尽享之余,总觉得飘飘充斥着人为刻意制造出的奢靡。唯中秋节多蔬菜瓜果气,清鲜之中梨桃芬芳,使人无端便生出一一种丰腴的幸福滋味。

记忆中,每逢入秋,因烤制某种食物而“兴师动众”的,在晋北地区,似乎一年仅此一次。中秋节前后,乡人家家家户户早早准备好的面、油、糖,讲究的人家特意去镇上买来青红丝、熟芝麻,打包好带去交给师傅,打一种当地的“实心月饼”。

淳朴乡民,事必躬亲,定得目睹师傅将自家的配料逐一细数,而后一股脑放进一个很大的盆里慢慢搅匀。面粉通常都是整袋,十斤二十斤一次性倾入,此时糖浆也已溶化,且倒且搅,须朝着同一个方向。最后

登场的晶亮汪汪的胡麻油。特殊的异香弥漫在空中,师傅埋头只是大搅。搅呀搅,待到白面粉渐变为棕红色,盯着之人的脸上泛出喜色。看那面团在师傅的手中慢慢变大,更大,抬手往油光熏熟的面团上猛拍一掌,“闹成这个样子了!”将面团分成同等大小后继续揉,是为增加面的韧劲,最后揪成更小的面块,这便是打月饼的“面剂子”。剂子放案上擀成面饼,半指来厚,饼上撒黑白芝麻或青红丝,一排一排,基本无差,摆到铁制大盘深入炉中。等着吧!

刚出炉的月饼香是香,起腻,容易吃伤。晾凉后易保存,可以从中秋一直吃到年末。

胡麻又叫亚麻,可以长至齐人腰高。夏末秋初,尺多高

的胡麻开花,小花碎叨叨的,远望一派幽蓝。盛放之际,天地通白,漫天卷地的花海中只花萼头上有一点点胭脂,需走近细看才能发现。若恰好是个大晴天,太阳下远眺眼睛不自觉

在在的秋天,绝非一个只能引人想到吃的季节。炎炎盛夏的濡闷烦躁,混混沌沌,终于就此结束。温润清新,雨水与泥土默然交混,润物无声,风化于成,内心回归最初的单纯宁静。

近来上海多雨,且说下就下。才刚听见淅淅沥沥,一眨眼,已然暴雨滂沱。指甲大的雨点砸落在窗玻璃上噼啪作响,我走至窗前向外探看。楼门口有两棵老桂树,高大的树冠宛如一柄撑开的巨型墨绿色阳伞,想起汪曾祺先生的话,“桂花以多为胜。”清可绝尘,桂能远溢,是指其香气诱人。但也要看天气。比方说大太阳下面晒着,那浓郁的香气简直使人昏蒙。最好是这样的雨天,雨中赏桂花,浓香中多了

## 节日的味道

王蓉

一丝甜糯与清雅。桂花留晚色,帘影淡秋光。一场秋雨一场凉,中秋不觉又至。喧气初消的月圆之夜,雨后的天水间自带一丝桂花香,秋日薄暮时分,约三五知己把酒言欢。

微风中撩人的香气若有似无,青枝绿叶映衬在潮湿的红砖下,有种做旧油画的沧桑美。桂树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小小的嫩蕊,悄悄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。几只麻雀站在高压线上叽叽喳喳,树叶沙沙。船离岸,人归家,新的希望就此萌芽……

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明请看本栏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